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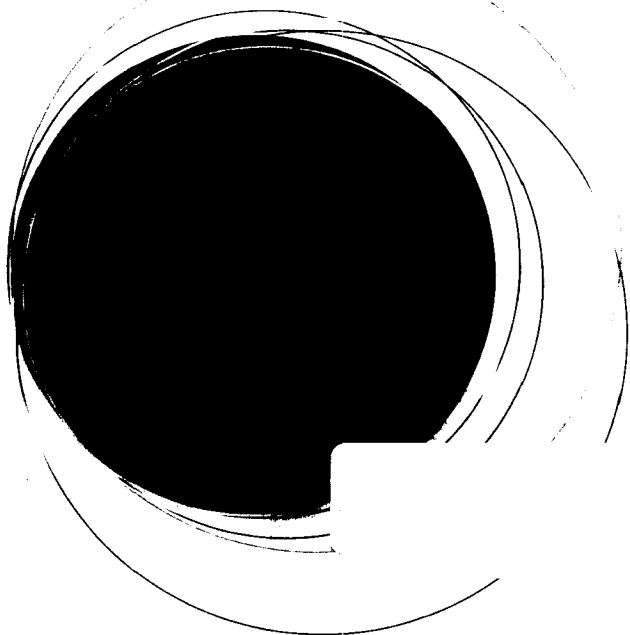
文化美学书系

胡 经 之 编

2053
1481

论艺术创造

LUNYISHUCHUANGZAO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艺术创造/胡经之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12

(深大文库·文化美学书系)

ISBN 7-5004-3183-X

I. 论… II. 胡… III. 文学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9156 号

责任编辑 学 文

责任校对 李云利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北方印刷厂 装 订 新兴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书系序一：走向文化美学

胡经之

也许仅只是我的一种直觉印象。我感到，文艺学或艺术学在近几年正在向两个方向发展：音乐、舞蹈、美术、戏剧、影视等的研究越来越趋向门类专门化，音乐美学、舞蹈美学、戏剧美学等越来越深入探索不同艺术独具的艺术奥秘，各自遵循的“自律”。但是，对文学的研究，却越来越趋同于文化普适化，把文学与整个文化融合起来，逐渐向文化研究转移。

本来，多年前就知道西方当代美学早已出现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向，没有想到，这种趋势很快在我们这里也出现了。

有朋自远方来，畅谈之后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多年不见的香港中文大学美学教授王建元博士前不久来访，他的一番宏论使我越发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真是太快。这位在台湾曾以研究“雄浑”“崇高”著名的美学博士，坦率告诉我，他现在不研究抽象的美学问题了，已经转向文化研究，关注很具体的文化现象，如：西方文化如何影响香港文化，香港如何应对迪斯尼落户，等等。

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就在香港同一学校都是朋友的美学教授刘昌元博士就不以为然。在最近一次美学的国际研讨会上，他宣读一篇长长的美学论文，还是探讨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对我

说：美学自身的基本问题，不能由文化研究所替代。他还将继续作美学沉思，不想转移。他对美学的执著，令人敬佩。

我却觉得，美学、文艺学的这两种发展趋势，相反却又相成。自上而下，由下而上，应可互补，关键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促成新的整合。

我向来十分敬重哲学美学，但我不满足于仅对审美作哲学结论，而希望美学能解释人类具体的审美和创美。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乃是人类审美现象中的一种独特形态，和自然审美、文化审美相比，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因此，在80年代初，我热切期盼发展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创办《文艺美学丛刊》，和叶朗、江溶倡编《北京大学文艺美学丛书》，参与王朝闻主编的《艺术美学丛书》。如今，文艺美学的发展成了文艺学中的一个学科，绘画美学、音乐美学、电影美学等也都在向更纵深的层次发展。我想，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还应有新发展。

但是，文艺美学或艺术美学并不要也不能代替哲学美学。审美学的领域广阔得很，它至少应对这两类审美现象做出理论概括：一是对自然的审美，二是对文化的审美。艺术创造和艺术审美，只是文化现象的一种。

大自然为人类带来了连绵不尽的美感。我们赞叹大自然之美，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不由人力所致，具有独特的魅力。随着人类实践领域的扩展，人在大自然中越来越多地发现天然之美；但伴之而来的自然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天然之美也越来越显得珍贵。中国传统美学对天然之美情有独钟，对自然审美有许多真切的体会和精辟的描绘。但对自然如何审美和自然本身怎么会美究竟不是同一回事。对自然本身之美至今尚未有一个合理的符合实际的解释。物种自然属性说，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说，都不能令人满意。还是马克思的价值论可以把我们引向对自然美的更合理的解释，似应大有可为，且可发展为一门新的学科：生态美学。前两

年，我在主编《人与自然》丛书时，就期盼《生态美学》的早日出现。

但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已不可能完全回归自然。我们每个人都已不可能脱离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世界。作为主体的人，在和作为客体的自然不断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然不断在人化；人和人的相互作用的发展，使主体间的关系更为复杂多样；个体自我本身和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使得个体世界也越来越丰富复杂。物和物，人和物，人和人的相互作用都在影响着个体世界。

我们可以把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但任何文化都是处于一定人文关系中的人的活动的结果，人化的产物。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世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对待，但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如何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我更希望走向文化美学。

文化之美是人所创造的美，不同于天然之美。美，并非都是人的创造；劳动创造出来的，也并非必美。但是，确实，劳动也在创造着美。如果人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人类就能创造出美。但是，如果人类劳动违反了美的规律，创造出来的就不一定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未必都美。人间有多少假、丑、恶！这不都是人的自我异化活动中滋生出来的吗？那末，人间的文化创造，怎样才能符合美的规律，这是文化美学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进一层，人间的文化创造，并不只是仅为满足审美需要而展开的，很可能首先是为满足实用需要，甚至可能把交换需要放在首位。这样，文化产品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审美价值应是什么结构关系，这也是文化美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还有，对文化的审美，和自然审美、艺术审美是怎样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涉及更为复杂的审美标准、审美理想等，亦应是文化美学不能回避的问题。

人，更应成为文化美学关注的中心。人是万物的尺度，万事

万物之所以有美丑，乃是因为它们对人来说具有肯定还是否定的客观价值。人类之所以要创造文化，乃是因为自然不能完全满足人。人生活在这世界上，不仅只是为了生存，还要求发展，更要完善。所以，人要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文化，不断在创造中自我完善，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和周围环境（既有自然环境，又有人文环境）达到动态平衡。当然，人的自由本性的发展，人的理想人格的建立，人和环境的动态平衡，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 1857—1858 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曾这样论述人如何从现有环境中获得自由的历史过程：先是“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个体不能独立，只能依赖于人才能生存。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的时代，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独立出来，却又堕入依赖于物的关系之中。三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104 页）

“人的依赖”时代，就是我们所说的前现代。“物的依赖”时代是包括现代、后现代的整个现代化时代。而“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有待未来的理想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文化美学应该面向自己时代的文化现象。

我们这个国度，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进，目标自然是朝着“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方向。但中国地广人多，各地发展极不平衡，广大的西部地区，基本还在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化。就是沿海发达地区，也还在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前现代的文化现象也还到处可见，而西方却已舶来后现代文化。这样，我国目前的文化现象，极为错综复杂。我们急需对现代化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的文化现象作文化研究，也需要及早对文化发展作宏观审视，从整体上关注文化发展的美学方向。

文化美学、文化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相联系而又各有区别。在我国，都应受到重视，都该得到发展。

关于文化研究，美国学者卡勒教授在《文学理论》（牛津大学1997年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曾有较为精辟的评述。文化研究在西方从60年代兴起，但其实在19世纪就已有萌芽。从歌德、卡莱尔、爱默生的时代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著作，它既不是评介文学作品，也不是思想史，也不是哲学、社会学，而是所有这些的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新的类型。到了这个世纪的60年代，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开始研究文学之外的著作。文化研究已经不只是对文学作研究，而是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用卡勒的话说，它“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第4页）。发展到90年代，文化研究成了人文科学一项主要活动。文化研究的对象，已扩展到整个广义的文化领域：“令人吃惊的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发展，已经说不清它究竟跨了多少学科”（第45页）。文化研究已近包罗万象，从莎士比亚到肥皂剧，从弥尔顿到麦当娜，从失乐园到迪斯尼，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过去文化与当今文化，都在文化研究视野之中。

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发展而来，那末，文化研究兴盛起来之后，还需要文学研究吗？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是什么关系？文化研究有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按卡勒的说法，“文化研究因为坚持把文学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研究实践，坚持考察文化的不同作用是如何影响并覆盖文学作品的，所以它能够把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现象加以强化”（第50页）。但是，文化研究并不能替代也不会取消文学研究本身。文学研究应该深入研究作为艺术文化之一的文学的特殊性：“文学研究关注的要点正是一部作品与众不同的错综性”。如果不能掌握文学的特殊性，而只停留在文化的一般性，“文化研究很容易变成一种非量化的社会学，

把作品作为反映作品之外什么东西的实例或者表象来对待，而不认为作品是其本身内在要点的表象”（第53页）。所以，卡勒在这部《文学理论》中，主要还是在阐释文学的特殊性，语言、修辞、叙述、意义、解释等仍然是主题。

我国的文化研究也在近几年兴起。我们也有了《文化研究》杂志，还有好些刊物所登的文化研究文章也多了起来，关注文化热点，分析文化现象，涉及教育、家庭、男性、女性、扶贫、下岗、腐败、污染、色情、暴力、黑社会、全球化等等，都是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我们的美学也在面向现实，剖析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出现了多部研究当代审美文化的专著，使人耳目一新，令人鼓舞。依我看，美学如能面对当下现实，更多关注文化现象，进一步发展，正可走向文化美学。

无疑，文化美学首先应关注当代审美文化。但当代审美文化并不只限于大众文化，高雅文化当亦在其列。文化美学可以通过对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研究，探索当代文化如何走雅俗共赏之路。不只是当代审美文化，就是非审美文化也应列入文化美学的视野。艺术文化之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等也应得到文化美学的关注，从美学上加以审视、评析。研究领域因现代化的发展而日益扩大，这正是文化美学和文化研究相近之处。然而，西方在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兴起以来，文化研究关注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从一个具体问题引发出思考。像福柯的《性态的历史》，就把“性”放在具体的历史中来评说，说它是由一系列社会实践、话语实践共同造成的。人们“把原本相去甚远的、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东西：一些我们认为与性有关的行为、心理的区别、身体的部位、心理的不同反应，还有最不同的社会意义，组合到一个统一的范畴之内（即‘性’）”（第6页）。文化美学也要重视具体的文化现象，并从文化研究中吸收养料；但更应重视归纳，从众多的文化现象作出的分析中，从美学高度进行

思考，作出理论概括，走向文化美学。

我们这套《文化美学丛书》，是深圳大学文学院和深圳一些人文学者共同探索的结果。我们尝试从不同文化现象的探索切入，通过不同的路径，走向文化美学。

二〇〇〇，秋，深圳

书系序二：新著·名作·经典

郁龙余

一部世界发展史向人们昭示：一般来讲，随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其文化也必然会发展。经济土壤有多深厚，文化之树就有多高大。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是如此，近现代欧美各国也是如此。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东方首出之邦，不幸于晚清起中落。然而，经一百多年的维新奋斗，古国终于开始振兴。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经济突飞猛进，震惊世界。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现代化都市、当代中国经济重镇，只用二十年时间，被喻为“一夜之城”、“东方神话”。已连续多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全国第一，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国名列前茅。一国之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了，其文化也一定要发展。广州、上海、香港的发展史就是明证。

深圳大学是深圳惟一的综合性大学。来自全国各地的深大学人，自知重任在身，不敢稍有懈怠。以文艺学为例，从成立中文系的那一天起，大家就齐心协力，决心要把这个学科搞上去。1985 年，中文系成立的第二年，即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出版了《比较文学丛书》。1986 年起，每年出一本学术集刊，辟出专版进行文艺学研究。1997 年深大成立文学院，为文艺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编辑出版一

本以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刊物和一套反映当代中国文艺学研究最新水平的文艺学著作系列，成了大家的心愿与呼声。于是，在深圳大学领导的支持下，《深圳大学文库·文化美学书系》应运而生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了不少文艺学著作。深圳大学《文化美学书系》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

首先，努力反映中国学者文艺学研究的新成果。国内有一支为数众多的研究文艺学的专家队伍。仅是文艺学硕士点、博士点就相当可观，何况还有不少和文艺学相近的学科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文艺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得到拓展，涌现出大批国人撰写的新论著。这些论著大体分三种情况：一种是中西融合、有自己创见的上乘之作；一种是立论公允、材料翔实但无多大创造性的中等之作；一种则是学风浮躁、患有食洋不化等症的下乘之作。显然，深圳大学《文化美学书系》需要的是上乘之作。

除了中国学人的论著之外，二十年来还翻译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西方文艺学论著。这部分译作对中国学者了解世界文艺学帮助很大，大大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然而，也有不尽人意之处。一是有的译者语言文字功底差，译作不但不能“信、达、雅”，而且往往错误百出。二是选题失当，有的论著在国外是不入流的一时之作，没有代表性，我们的译者却一见钟情，贸然将其译成中文，洋作者得知后惊讶多于感动。另外，作者过多集中于英语国家，其他欧洲语种的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不少著作，尚很少顾及。鉴于这种情况，深圳大学《文化美学书系》应该请高手翻译，全面反映西方文艺学研究成果。

迄今为止，汉译的外国文艺学著作，几乎清一色全是西方著作，东方的基本上没有。这是中国文艺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带倾向性的问题。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到清末，这一阶段中国以自我为中心点，中国文艺学自成体系，独

立发展。晚清至现在，是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有了西方文艺学，形成了中西两点的局面，中国文论家们有了借鉴和比较，再也不能以自我为中心。然而，两点一线，非此即彼，公婆各有理，许多问题争论不清。中国文艺学的发展，需要第三个点。东方文艺学就是这第三个点。有了这个点，就能三点成面。像三维世界不同于二维世界一样，“三点成面”与“两点一线”也截然不同。因为这个“三”不仅比“二”多了一个参照，而且将带来中国文艺学发展史上崭新的第三阶段。所以，在翻译介绍西方文艺学著作时，有重点地译介东方文艺学名著，是深圳大学《文化美学书系》的又一大任务。

综上所述，出版介绍国人新著、西洋名作和东方经典，是我们组织编辑深大《文化美学书系》的目标。如能实现这个目标，必将对我国文艺学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深大自成立以来，一直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厚爱。我们相信，《深圳大学文库·文化美学书系》也一定能在国内外同行的爱护和支持下，顺利达到预期的目标。

2001年6月16日

于深圳大学文学院

目 录

论艺术创造	胡经之 (1)
-------------	---------

重读黑格尔

——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	李衍柱 (20)
中西印审美主体构成	郁龙余 (51)
中国文艺美学与东方自然观	钱超英 (65)
文学鉴赏的主体介入	吴俊忠 (80)
希伯来《圣经》中的美及其特质	刘洪一 (89)
世纪之交英国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	阮 炜 (109)
加缪的“跳跃”	

——论一种经验理性	黄希云 (124)
西方戏剧中的终极追问和荒诞意识	王晓华 (136)
托多罗夫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段映虹 (156)
论现代性	[法] 伊夫·瓦德 (167)
《诗经》植物意象探秘	朱立新 (178)
文律运周 通变恒久	

——《文心雕龙》美学研究片论	吴予敏 (193)
论宫体诗	曹 旭 (230)
苏诗作时新考四则	陈应鸾 (258)

江西诗派“不问兴致”辩	查清华 (264)
方回诗学理论中的风格论和技巧论	文师华 (275)
纵情观与中国文论主情倾向	黄金鹏 (287)
“愤书”论及其审美创作心理机制	陈德礼 (297)
林纾与比较文学研究	徐志啸 (308)
论“抗战”时期楚辞研究的繁荣	
——《楚辞研究一百年》之三	周建忠 (318)
《京华烟云》的主题及林语堂的人生哲学	
.....	张西山 谢宝富 (345)

论艺术创造

胡经之

文学艺术，应该是美的创造，需按美的规律进行。但我们常见到的，却往往不是。平庸随处可见，丑陋也屡见不鲜。“应然”和“本然”，在实践中时常对立。不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所谓“创作”，比比皆是，艺术垃圾日益增多，这本不足奇。那末，当文学艺术正在日益走向商品化的时代，还要来奢谈美的规律，岂非多此一举，不合时宜？不，正是在交换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日显广泛之时，文学艺术就更不应迷失自己的创造本性，更不能违背美的规律。只有按照美的规律的创造，才会出现艺术精品。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身就是由多维度、多因素、多方面构成的复杂存在。

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可以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突出的重心也并不一样。

我们很早就认识到，文学艺术是思想教育的工具。我们常说，文学艺术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的产物，但思想性处在首位，乃第一性，而艺术性只是手段，为的是更好地突出思想性。“言之不

文，行而不远”。这种认识，反映了文学艺术的实际：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各种意识形态曾综合在一起，审美文学和道德文章并不区分；审美和实用也不分离，实用艺术和美的艺术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这样的文学艺术中，功利价值（政治、道德）和审美价值密不可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结为一体。这种功能价值（功利或实用）和审美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学艺术，今后也不会消失。对这些文学艺术说来，思想性第一，艺术性第二，或者，实用性第一，艺术性第二，应该是普遍规律。

但是，当文学艺术从其他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时候，我们对文学艺术的认识就不能那样简单和单纯了。

作为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中的艺术性，是否仅仅只是技巧、手法的总和？是否也和内容有关？文学艺术的内容是否只归结为思想性？人们从那些再现性艺术作品中发现，我们常说的思想，是要转化为形象的，思想就寄寓在生动的人物、情节、场面等形象之中。这些形象是否真实再现了生活本身，是文学艺术能否成功的关键。于是，真实性又曾被看成了文学艺术创造的中心。

但是，文学艺术是否就是生活的再现？特别是那些主要表现人的心灵的文学艺术，都能归结为生活的再现吗？何况，那些再现，都要经过作家、艺术家的心灵。人的内心生活、思想、感情、想象、意愿、理想等等，都能在文学艺术中得到表现。因此；文学艺术的创造，又被看成自我表现，是作家、艺术家的主体性的张扬。

那么，文学艺术是否只是主体的自我表现？从反映论的角度说，人的精神活动都是存在的反映。文学艺术这一意识形态，是否也是对社会存在的一种创造性的反映？这也恐难否定。恩格斯说得对：“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

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1]人类的反映活动，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只有当主体和客体处在相互作用的对象性关系中，才有反映的发生。正如皮亚杰所说：“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的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既包括主体又包含客体。”^[2]文学艺术既是再现又是表现，既反映了客体，又反映了主体，也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不过重心不同而已。再现着重反映的是主客体关系中的客体，而表现则着重反映了主客观关系中的主体。文学艺术中的再现和表现紧密结合在一起，浑然一体，反映了主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

其实，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两类最基本的活动，一是认识活动，一是意向活动。文学艺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就是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的相互渗透、作用的动态过程。在这过程中客体不断被内化，主体不断向外化，因而，反映出了人的生活的活生生的状态和过程。如果我们不是把反映过程仅仅归结为认识过程，而是也包含了意向过程（情感、意志、理想等参与其中），那末，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古老而朴素的真理：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我们依据的是实践论基础上的能动反映论。这里的“反映”，已是由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参与其中的审美反映。而那“生活”，也有了更具体的阐释。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3]这实际生活过程，按照中国最朴素的说法其实就是：人生。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活动过程及其结果，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4]